

金剑银盾  
打造文化新经典

【经典盗墓探险系列小说】

城尸萬

鬼子六 著

奇诡可怖，令人  
瞠目结舌的真相

# 龍墓 統萬尸城

—TONG WAN SHI CHENG—  
LONG · MU



《鬼吹灯》同人金牌作者鬼子六继千万点击率后，应百万读者要求，再作《统万尸城》

精雕三年，你不得不看的绝世佳作！

三尸虫、死亡之虫、赤焰尸龟；赫连死士、转兵洞、月氏王头颅

统万尸城究竟隐藏着什么绝世宝藏，又有着怎样令人疯狂的诡异秘密？

奇诡可怖的探索历程，悬念迭起的剧情，抽丝剥茧的层层悬疑，瞠目结舌的案情真相，等你探寻！

中國華僑出版社

鬼子六 著



# 龍墓

## 統萬尸城

—TONG WAN SHI CHENG—

LONG · MU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墓统万尸城 / 鬼子六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13 - 1878 - 7

I. ①龙…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581 号

**· 龙墓统万尸城**

---

著 者 / 鬼子六

责任编辑 / 宋 玉

责任校对 / 志 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 17 字数 / 260 千

印 刷 /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113 - 1878 - 7

定 价 / 29.8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目 录

- 第 一 章 往事重现 / 1
- 第 二 章 血尸凶墓 / 10
- 第 三 章 再返帽儿山 / 18
- 第 四 章 摸骨山人 / 33
- 第 五 章 初现端倪 / 44
- 第 六 章 队伍出发 / 54
- 第 七 章 葫芦村 / 63
- 第 八 章 初到统万城 / 73
- 第 九 章 尸城入口 / 82
- 第 十 章 吸食脑髓的神秘人 / 91
- 第 十 一 章 六甲拜月 / 103
- 第 十 二 章 进入宝穴 / 110
- 第 十 三 章 死亡之虫 / 117
- 第 十 四 章 宝穴洞口 / 124
- 第 十 五 章 受到要挟 / 130
- 第 十 六 章 血墙鬼脸 / 136

|       |           |   |     |
|-------|-----------|---|-----|
| 第十七章  | 招魂阴城      | / | 143 |
| 第十八章  | 泥俑复活      | / | 149 |
| 第十九章  | 阴城尸墙      | / | 155 |
| 第二十章  | 赫连转兵洞     | / | 162 |
| 第二十一章 | 转兵洞的迷宫    | / | 169 |
| 第二十二章 | 嗜血蜈蚣      | / | 176 |
| 第二十三章 | 吊坠重现      | / | 183 |
| 第二十四章 | 穿越迷宫      | / | 189 |
| 第二十五章 | 葬尸阴阳门     | / | 198 |
| 第二十六章 | 赤焰尸龟      | / | 206 |
| 第二十七章 | 五幅壁画      | / | 213 |
| 第二十八章 | 二道梁       | / | 220 |
| 第二十九章 | 淘沙鬼龙      | / | 228 |
| 第三十章  | 万年吉穴      | / | 235 |
| 第三十一章 | 龙穴邪棺      | / | 242 |
| 第三十二章 | 棺下聚阴地     | / | 249 |
| 第三十三章 | 鬼尸阴破      | / | 256 |
| 第三十四章 | 月氏王头骨(尾声) | / | 262 |



## 第一章 往事重现

我祖上姓刘，是清朝末代的官员，我出生的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恰逢义和团占领天津，第二天就传来英、日、德、法、俄、美、意、奥八国联军抵达中国，父母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刘勃。同时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个江湖术士，他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是孽龙转世，来到人世间祸福未可知，名字中的“勃”犯了大忌，“勃”字乃是个前吉后凶之数。

“勃”字的前期拆解有“十子”之扶，六亲得力，所以容易起家，而且是“落地起家”，众人拾柴，所以起势即兴，而“十子之力”，唯嫌过刚，凡事无阴柔之弹性，刚又是暴政之征兆。又因“力”是制胜之词，所以注定有不择手段之癖，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这些怨气，当然会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安抚和驱除。

我父亲说我又不是什么统治阶级，与这些都犯不上什么事儿。表面上虽是没把术士的话当一回事儿，但心里最起码是动摇了，他没有给我直接改大名，只是人前人后唤叫我的小名“二子”。

算命先生走了后，我父亲给我脖子上挂了一块巴掌大的木质扇形吊坠，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开了光的降龙木，是祖上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传之宝。这吊坠握上去不冷不热，不轻不重，坚韧如铁，弹力如藤，整个吊坠通体油光可鉴，而且散发出一种清香的气味。最令人惊奇的是吊坠上还阳刻着一只古怪的飞鸟形状，尤其那鸟的形状更为突了出来，像是要从吊坠里面钻了出来，吊坠的弧形边光滑细腻，两边呈波浪形。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只要一看见这块木坠，就会变得很是安分。

算命先生的预言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什么大的改变，相反我却过得逍遥自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一直伴随着我，

在我十一岁的那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后，清政府在面对动乱而无兵或养的兵不能打仗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权力放给地方，从而使得各地拥有军事、财政大权，导致拥兵自重，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从此中国各区以省为单位进入军阀混战的年代。

而在那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后，天有不测风云，我父亲被人诬告参与了去年汪精卫组织刺杀清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生父爱新觉罗。载沣的行动，全家上下老小全被“皇族内阁”的狗腿子捉住银铛入狱，而我由于和隔壁的小驴倌龙麻子去玩了，方才逃过了这一场浩劫。

再后来载沣的兵马到处寻找刘勃的下落，他们却不知一个成天在皇城脚下玩的二子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再后来寻找刘勃就成了他们的不了之事。至此我一直就用着刘二子这个名字，我始终认为是刘二子这名字救了我一命，倘若不是当年那位术士的话，我也许就此和全家上下在下面团聚了。

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就过着断了顿的生活，常与市井游侠儿为伍，颇有一副二流子之气。再过了几年我随着龙真去了一趟龙真老家河南，投靠了龙真的舅舅申三生活，可是申三就在去年年底却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和龙真又再次回到了京城继续我们的腐败生活，我们白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我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

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秋天，我和龙麻子被张宗昌抓到了济南府，并且逼我交出我祖传的那枚吊坠和去年龙真在帽儿山得到的那枚吊坠。

我知道这不应该来的还是来了，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逃是逃不掉的。自从去年从龙真的老家河南回到京城，我总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也就忘记了，可这一次让我不得不想起我和龙真在河南的那段诡异往事……

记得那一年是乙卯年，民国四年。袁世凯大总统终于屈服于日本人，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我和龙真几经波折从京城辗转到了龙真的老家河南郭亮村。

郭亮村处于密林山中，那里秀峰突兀，石径崎岖，溶洞深邃，银瀑悬



壁，兼具泰山的巍峨、华山的险要、嵩山的挺拔、黄山的秀丽，原始荒古，真实自然。

在郭亮村的这几年，我和龙真两人的小日子过得还算是稳定。龙真的舅舅申三是一个风水师，平时我和龙真两人就跟在申三后面骗吃骗喝倒也能勉强糊口过活，实在没办法我和龙真就进山弄些野味野果充饥。

可是就在去年的清明，村头的马寡妇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马寡妇家儿子申文泉突然离奇地变傻了。说到马寡妇家，我得先说说郭亮村的最基本情况，郭亮村源于西汉末年，当时王莽篡位，这期间有一个起义的农民领袖郭亮，一举建立了农民政权。后来郭亮欲凭借太行绝壁峡谷与敌交战，失利后，兵败山西。后人为纪念这位农民英雄，将他当年战斗过的大本营誉称为郭亮村，直至今日。

申氏家族元朝末期在南京做官，朱元璋当年清洗京都，将申氏家族发配青海做苦役，途中申氏从山西逃离。全族几百口人砸掉大铁锅，一户分一块锅铁，各奔东西，但愿来年拼回原籍，全族团圆，故称“大锅申”。当年一小部分申族人进入河南，躲进太行山中隐居于郭亮村。多少年了，整个郭亮村，只有龙真的父亲龙一第一个从山外面来到了郭亮村，也是第一个人赘到郭亮村的，后来有了龙真，再后来龙真的母亲病逝，他父亲带着龙真去了京城，再再后来，龙真的父亲却离奇失踪。

马寡妇家的男人申瘸子是个篾匠，申瘸子有一次进山就再也没有回来。马寡妇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申文泉身上。对于申瘸子的死，村里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家的风水不好，住在大凶鬼魂游离之地，也有人说申文泉是个灾星，龙真的舅舅曾经也让马寡妇换一个住宅地，可马寡妇无论如何也不肯换，她说住在那里的又不是仅她一家，这些冤魂不可能只找她一家，村里人也就慢慢淡忘了这回事。

直到申文泉突然失踪数天后又突然蓬头垢面地出现在村头，村里再一次刮起了风波。那一天马寡妇找到了申三，她说申文泉是进入了村后头的那个帽儿山失踪的，说来也巧，那一年申瘸子也是进入帽儿山失踪的，可过了数天申文泉又突然回来了，变得痴呆，而且常说胡话，说的话是什么乌龟乖乖……

这帽儿山是一个无人之地，山势诡异，山原本不叫帽儿山叫元宝山，

因为整座山势更像一个大大的金元宝。听申三说这帽儿山还有一段传奇，据说当年那一部分申族人进入太行山后，朱元璋的兵马追到了这里，申三的先祖就是那时候逃到了元宝山的，他先祖当时是一个小头领，会些风水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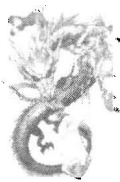
他带领大家登上了元宝山，惊奇地发现山岭成卧龙之势，申家的先祖当下断言此乃真龙之地，日后真龙天子必将在此出现，于是与众人合计用定山针深深插入龙脊处，断去了元宝山的龙气。这定山针是风水界的一件神奇之物，在风水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神针一出定江山。”可见这定山针非庸人所见。

申家的那个老祖先用了一块尖石，刺入了元宝山的龙脊之处，并且刺入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定山针刺入龙脉一寸便断去了一百年真龙之气，并且在元宝山的龙脉上将尖石插入了五分。那一小部分人又见此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这完全是一副风水宝地之相，只是在西北一角山脉处有一豁口，富贵之气从豁口流失不能在村里聚积，他在西北山脉断带植上竹林封住豁口，封元宝山为“鬼帽山”，再后来申氏一族在郭亮村落户生根。由于鬼帽山被断去了龙气，成了一座凶山，从那时候起再也没有人去过鬼帽山。

申三吃饱了喝足了，在众人的围观下踱起四方步，口里念念有词，用罗盘定了方位，朱砂抛入天坑，测了风水天位，最后捻着胡子指导大家，说这里挨着悬崖口，犯了凶煞，必须得找一个脚踏北斗星的人坐镇这里，这样才能压得住煞气。

他说：天下龙脉，始于昆仑，终于泰山，北斗七星在人为七瑞。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只要这个人坐镇于此，再请一块泰山之石或者一面八卦镜镇住煞气，那一切煞气妖气都不敢侵扰了。如此这般照做，那申文泉就会有救。

众人见申三讲得有理有据的，不由得被他所迷惑，于是忙组织人手寻找身有北斗七星之人，同时着人运来了泰山之石，上面刻有泰山石敢当。他们找遍了全村，也未发现一个脚踏七星之人。直到申三对我直挤眉弄眼，我这才明白这又是申三胡编乱造的，目的是想骗些钱财。但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我确实是脚踏七星，在我的左脚确实有七个呈北斗形状的



黑痣。

为了配合申三能够继续演下去，我不得不硬起了头皮上阵，申三和龙真两人装模作样地在帽儿山山脚下的山坑子铺上了淤泥，在淤泥上栽一小片桃树，桃树下砌一个水泥池子，池里养了两只乌龟。这样一个有树有石有水有龟有北斗七星的风水局只要能够挡住煞气七天，这申文泉的魂就会回来的，申三还给这风水局美其名曰：北斗七星避风藏水双龟开道。

申三的那一套自然没有挡得住什么煞气，等七天一过，申文泉自然是没有清醒过来，申三他老人家玩起了失踪卷起了铺盖溜，而我和龙真两人却被郭亮村的人扣住。

我和龙真两人一赌气，不就是个山吗？有什么好怕的，于是在申三失踪的第二天我和龙真俩合计乘着黑夜上帽儿山一探究竟。等到了帽儿山半腰时我们已经累得直喘粗气了。

“麻子，你那什么狗屁混球舅舅，撂下我们两个在这鬼村子里遭这份罪，等下次碰见他，骗了这老棺材瓤子。”我用手捶着后腰愤愤地说道。

“我哪里知道我舅他这么不仗义啊！得了，我们这么冒冒失失地上了帽儿山来，会不会真碰上那些脏东西啊？”龙真和我打了个哈哈，岔开了话题。

“你真相信这世上有鬼啊？就是有鬼也是你舅舅吓出来的，这些年，你舅舅没少糊弄鬼糊弄人，你要是怕，后面有退路，你可以就这样回郭亮村，然后等那些村民们骗了你。”我扶住山腰上的树干恐吓他。

“咕……”还没等我说完，突然传来一阵阴森森的鸟叫。我的心自然一惊，同时腿没站稳往旁边歪了歪，整个人一下子摔了个狗吃屎。我的脸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用手摸去，借着微弱的月光才发现是一块惨白的枯骨，而我的头竟然埋在了那枯骨的盆腔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直哆嗦着。我还发现那具枯骨的头骨竟然滚在一旁，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扑面而来，随即我是翻江倒海，胃里的陈货全部倒了出来，而我的手也开始乱抓了起来。

龙真并没有发现我摔倒在枯骨上，以为我是故意摔倒的，他在旁边笑得前俯后仰的，看他那傻样我心里直来气，心里咒骂了起来，手猛地抓住

那颗头骨用力一甩，扔向龙真那边。龙真抬起头来看向那东西，等发现是一颗头骨时，他这才下意识地往后连退数步，那骨头没有砸到龙真，落地滚了几下，然后不见了踪迹。

“二子，你个缺德带冒烟的混蛋搞这个鬼劳什子吓死麻爷我了。”龙真说完，撒开脚丫子就要去拿那颗头骨对我进行还击，可是此时哪里还有头骨的踪迹。“二子……见鬼了！那骷髅头怎么不见了？刚才明明看到在这里落下的……”紧接着龙真结巴起来。我当然也以为他在引我上当趁机吓我一番，没有理他，心里还有点得意。

“就这么个骷髅头就把你吓得结巴了，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大胆吗？真丢人。”我心里一阵骂道。

“二子……你快……快过来啊！”龙真没有和我顶嘴，而是依然哆嗦着声音叫道，我看到他模摸索索地擦亮了一根火柴，一阵阴森森的风吹过，那微弱的火苗闪了一下就熄灭了。

“怎么了？莫不是拣着宝贝了？神经兮兮的。”我起身向他跑了过去，同时摁亮手中的电筒，这电筒是当时稀有的物什儿，全国只有上海一家三益公司生产。就我手上的这只还是我去年下山到西安八仙庵淘得的宝贝，由于要常更换电池，我也没怎么用，这不今天上山时我就拿来了还没舍得打开。

“我舅舅……我舅舅他……”龙真指着脚下的坑里带着哭腔冲着我喊道。我将手电光照了过去，只见申三直挺挺地躺在一个坑里，刚才被我用来砸龙真的骷髅头滚在申三的头旁边。

“你舅舅他不是出村下山了吗？怎么会？”我手中的电筒随即摇晃了起来，眼前的情景让我浑身打颤。

“就……就是，这事儿太……太玄了。”龙真哆哆嗦嗦地下了坑，欲伸手去拉申三的尸体，可是人在恐惧中哪里能够拉得动这么重的尸体。“二子，别在那里干瞪着眼，我舅舅平时也没亏待你，快下来帮个手啊。”

我稍作平静也下了坑，可是却提不起任何力气来拉申三。

“麻子，要不我们先出山，等……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叫村长喊上几个人过来把舅舅弄出去……我们现在根本抬不动，就算现在抬出山，也要把村里弄得鸡飞狗跳了……”我瘫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说道，但是不见龙真



说话。

“行不行你倒是放个屁啊！”我踢了他一脚。他连忙稳了稳身子，差点伏到了申三的身上。我见他放不出个闷屁来，起身拉起他，乘着夜色往山下赶。

“呜呜……”“呱呱……”可能我们的动静过大或者手电光的缘故惊起了山里的乌鸦和叫不上名字的鸟叫，听得人心里直颤。俗话说“抬头闻鹊喜，乌鸦叫不吉”。在这夜里不管换成谁听到这声声惨叫声，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晦气，加上申三僵硬的尸体，有一种道不明的恐惧感。我自然加快了脚步拉住龙真往山下直奔。

这段下山的路并不远，也就两锅烟的时辰，可是那天夜里我们是迟迟没有走出山去，下山的路比较绕，我们发觉走来走去还是在申三尸体的周围绕着圈儿。

“二子，这……我们是不是遇到鬼打墙了。”龙真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袖，“按常理说，我们现在早就回到村子上，躺在床上睡大觉了。”

“你就这点胆子啊？别自己吓自己了，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打墙啊？这都是你舅舅他编出来吓三岁两岁小孩的！干脆坐下来歇息会儿再说。”虽然我依然坚持是自己吓自己的，可是心里却从未安顿过一秒钟，我想我们确实是碰到棺材板子挡路鬼挡墙了。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坐在这里等，等天亮，等天亮了才是最好的办法。

“妈的！反正坐着也是闲着，不如现在就把你舅舅给葬了。”我提议道，可虽说是葬，这里哪有泥土让我们挖。

“嘭——”就在龙真和我再次跳下刚才的坑中时，我明显感觉到我们脚下的石头动了几下，我立即停了下来用脚轻轻跺了起来。这才发现这里有蹊跷，感觉这里是空心的，而且感觉申三躺着的这坑是人为弄出来的。

“麻子，听这声音，这里应该有情况。”我边跺脚边拉住他说道。

“会不会这下面是个什么洞？或者什么窝？”龙真也诧异起来，嘴里哼道。

“甭管他什么洞，什么鬼打墙了，咱们把你舅舅拉出来砸了这里，那不就看得清楚了。”龙真说动就动，这下不知道哪来的一股蛮劲儿，他把

申三面对面地抱住往上拉，我连忙一手抓住舅舅的两只脚往上抬，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将申三弄出了那个石坑。

等安放好申三，龙真举起上山时带上来的凤吻锄，在地上捣鼓了起来，同时我也动起手来，这才发现有一块石头是活动的。我和龙真两人倒是着实兴奋了好一会儿，心里暗想这会不会是什么宝藏，要不然像舅舅这样的人打死也不会上帽儿山的。

“二子，不如我们扔上几挂小鞭炮看看里面啥动静？就是有什么脏东西也吓死它们了。”龙真咧着嘴说道。接着还没等我同意，就掏出小鞭炮点燃了扔向洞里。

“劈里啪啦——”一阵阵尖响，一股股浓烟和着硫磺味涌出石洞。然而随着涌出的还有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来，那东西看上去有搪瓷盆那么大，等那浓烟散去，我们这才发现那是一只乌龟，我猜想这乌龟会不会是申文泉嘴里说的那只。那乌龟探出头来，许是看到了我们两个，连忙将头又缩了回去，匍匐在那里再也不肯出来。龙真一看乐了，又拿出一串鞭炮来正欲点燃，我连忙伸手拉住。

“怎么会轰出个王八来了，这鸟洞里面肯定有古怪。”龙真用那把凤吻锄把那乌龟扒了过来，然后一把按住龟壳。那乌龟倒也老实，我猜想可能是龙真刚才的那一挂鞭炮给吓着了吧。我在一旁掏出风水罗盘捣鼓了起来，这几年跟在申三后面多多少少也学了点东西，因为我一直认为风水一说只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所以没有用心去学。

“看你毛手毛脚的也是个半吊子，弄个鬼的罗盘，费这么多事儿干嘛？直接掘了这洞不就完了。”龙真看着我手上的罗盘嘲笑起来，而手上一直没放下那只乌龟。

“不对，你看这罗盘磁针怎么会这模样？五鬼门，东北西南鬼门线。这里定有什么凶物。”我惊得一身冷汗，虽说我平时不学无术，但是我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申三平时也没少调教我，对于这五鬼门，我还是能清晰判断出的。



## 第二章 血尸凶墓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周围的事物也能辨个清楚了。这石坑的前方是一个小小的山头，不大，形似农村里的粮食囤子，而在小山头的右边是一个个土坡，左面是一堆堆乱石。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个无头之局，如果这坑下是一个墓的话，那就是墓背山而葬，大逆；土坡右耸，大反；乱石左散，大乱。三者有其一就已经是大凶了，如今看来居然是大逆大反大乱三者齐备，这可不得了，这必定是大凶之地。

“麻子，我看我们还是扛了舅舅的尸体赶紧下山去吧，这里格局煞气极重，此地百草不长，阴气冲天，怨忿聚集，生气消弭。”我随即打消了准备掘坟的念头，“你看这小山头，会不会就是那根定山针？”沿着霞光我指着那山头说道。只见那山头宛如一个钉子一样插在那里。

“怕什么？不就是个破石头吗？瞧我的，丫丫个呸！先砸了这定山针再说。”龙真将那乌龟往我手上一扔挥起手上的凤吻锄就要去砸，看来我是拉也拉不住他了。而此时我忽然发现那乌龟探出了头，张开了嘴，好像还发出了一丝丝阴森森的笑，那笑声像初生的婴儿哭叫。可等我看向它时，那乌龟又突然缩回了头。

“咚咚……”龙真手上的凤吻锄已经砸上那石头了，相反那石头倒是没啥事，而凤吻锄柄却应声而断，锄头差点砸在了龙真脚上，幸亏他躲得快。可是还没等他站稳，我又再次发现了那石头的古怪，那石头竟然冒出了一股殷红的液体，看上去像是血液。

莫不是血尸坟？我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这定山针钉住了帽儿山，整座山的地气断绝，这山里死尸就会受到极重的阴气滋养，更何况这山还会流血，这说明这里一定是血尸凶墓。

“娘的，这年头连石头也会流血，真是世道变了。”龙真看着眼前的石头感慨起来。

“麻子，别在那杞人忧天了，到底是下山还是继续。这里决不能再待下去，不值得啊。”我看着他说道。

“看你也沒这个胆，我看你快和这家伙差不多了。”龙真指了指我手上的乌龟取笑我。我气得把乌龟扔向了他，想不到这家伙竟然还有心思在这乱开玩笑。

“哈哈……好了，好了，我们就这样下山，你忍心看着我舅舅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龙真连忙求饶道。我没有说话，因为不管怎么说这里一定和申三的死有关联。就是没啥关联，我们也要毁了这个凶煞的风水格局，以免再有人摊上这事，亡命在此。

我随即着手做起法来，先用随身携带的五帝钱镇住东北和西南，然后用了一大罐黑狗血洒在了四周。龙真随即就开始大大咧咧地用那把凤吻锄干了起来，龙真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人，干起活来也是大大咧咧的，几锄下去，那坑子里的石头松了，一阵风刮过，我打了一个冷颤。

“咯吱吱……咯吱吱……”正当我们想扒开石头时，突然下面传来一阵阵挠心般的响声。我和龙真屏住了呼吸，冷风吹过，四周的枯草树叶飘落在我们身上，那只被我摔在地上的乌龟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爬进了那个洞。

“二子！这里面会不会冒出个什么妖怪？”龙真将目光瞅向了我。

“是福是祸现在已经躲不过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接着动手扒起那石头来。“嘭——”在最后一块石头被我们掀掉后，一个两米长的棺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一声紧似一声的抓挠声还在从棺材里响起。

那棺材光亮如新，只是全身通红得诡异，血一样的红，棺盖上雕着一只怪异的龙，看不见棺材的侧面。我用砍柴的刀砍了一下，才发现那棺材的材质只不过是普通的松木而已，并不是什么名贵的楠木。这样的棺材在这里竟然没有腐烂，实在是很难得。

我将砍柴刀插进棺盖的缝隙间，然后示意龙真用锄头柄配合我撬起棺盖。随着几声嘎吱吱的响声，那棺材盖出现了一条很大的缝隙。以防里面出现意外，我拉着龙真后退了几步，等了好久也没出现个什么动静。龙真



壮了壮胆上前一把抓住棺材盖猛力地一掀。

“轰——”那棺盖一下子起身，反向扑向旁边，溅起地上的灰尘。

此时天刚蒙蒙亮，加上那块定山针和树挡住了亮光，我摁亮了手电向棺内照去，却见一具干瘪的尸体躺在了那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我用袖口捂住了嘴，老大一会儿才缓过气来。等那股恶气散尽，我再次打量起棺内的干尸，那干尸龇着牙咧着嘴，整个脸皮包着头部的骨头，穿着一身长袍马褂，看上去让人全身起毛，更可笑的是这干尸的右耳朵上竟然还戴着一只银耳环。

“就这等货色，怎么会葬在个大凶之地？”龙真骂了句，就要将风吻锄伸进去勾住那干尸的头颅，我吓得连忙让他住手。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再者若是那干尸突然诈尸了怎么办，龙真这混球丝毫不按章法蛮干乱干瞎干。

“我说二子，现在该怎么办？”龙真见我阻拦住他，面露疑惑看向我。“咯咯……”突然那古怪的声音又再次响起，恍惚间我看到那具干尸的脸突然扭动了几下，尤其那双干瘪的眼睛竟然还眨了眨。我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想莫不是诈尸了，若真是诈尸我俩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二子，快看，这老棺材瓢子脸上怎么出现了这么多肉蝉。”龙真指着棺材里面的干尸咋呼道。我颤颤地将手电光再次照了进去，果然那干尸的鼻孔、嘴唇、眼睛，还有耳朵里正源源不断地涌出了一只只肉蝉。这肉蝉是树上的知了的蝉蛹，它是靠吸食树根的汁液在地下度过很长时间的，然后它们在某一天破土而出，脱壳成长着翅膀的蝉。小时候的夏天，我们常在树荫下泥土里扒洞找这种肉蛹，回来剪去脚洗一洗，然后用火烤着吃或者用油炸着吃。现在看到这种蝉蛹从干尸身体里爬出来，我估计这辈子再也不敢想起那吃蝉蛹的味道了。

我想不到竟然有人将肉蝉当成尸虫，这人肯定是超级变态，多好的一个美味啊，就这样被糟蹋了。我听申三说过，尸虫是吸食尸体内的血液、体液、内脏器官、皮肤肌肉为生的。这干尸看上去完好无缺，这一定是在生前被人在身体内放养了尸虫。可是这人为什么这么做，这棺材里的干尸又是谁？

“咯吱吱……”就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棺材里涌出两个圆滚

滚的东西来，定睛一看，却是两只乌龟正伸出头开始撕咬棺材中的肉蝉尸虫，其中一只就是刚才我们捉住的那只。不光如此，在它们身旁，还出现了数只小乌龟，它们和那两只大乌龟一样，对肉蝉开始肆无忌惮地吞噬了起来。

等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完它们的猎杀表演时，此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龙真也看得惊心动魄，嘴张成了“O”型。龙真用风吻锄又勾住那只大乌龟，乌龟又急忙将头缩了进去。

“哈哈……这乌龟王八神了！竟然还有这等本事。”龙真哈哈笑道。

“行了，这古怪的事多着呢，兴许它还能吃人呢。”我笑道。龙真听我这么说，手一松，乌龟掉在了地上。说也怪，这乌龟一落地，竟向我爬了过来，我吓得撒腿围着这坟坑乱转，龙真在旁边看得哈哈直笑。

“这乌龟可能准备认祖归宗呢。你就站住让它追着，我龙真活到这么大，还没看到乌龟还有这灵性，竟然要认祖归宗，要不我把这里面的龟婆娘龟儿子全捞上来，让它们都来认祖归宗，哈哈。”龙真捣着手中的风吻锄笑得前俯后仰。

“你才是乌龟王八蛋呢。这分明是要我命啊！”我气喘吁吁地站住。“我倒要看看它们想干嘛？”说也怪，那乌龟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上来吞噬我。而是匍匐在我脚边，咬住我的裤管不放。

我思来想去，这乌龟到底演的哪一出戏，它撅起龟背向棺材处后退着。然后松口趴在棺材口探出头看着棺材内的那一家子，那棺材里的乌龟也扬起头看着它，然后看着我。我明白了，它应该是要我们从棺材内救出它们一家。甭管它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果断地拿过龙真手上的风吻锄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勾出。那乌龟一家全部围在我脚边不肯走。

“我早说了，你就是它们的龟爷爷、龟祖宗，哈哈。”龙真再次忍俊不禁。我想既然救出了它们，我就送佛送上天，送龟送进水。先将它们放在我的背包里，然后等下了山再放到河里去。

可是在等我拿起那只母龟时，却突然发现一个异样的东西穿在龟壳尾部上，刚才可能乱没有看见。等我仔细看那东西时，俨然大惊，这龟壳尾上穿着的是一块吊坠，一块和我脖子上的吊坠一模一样的木质吊坠，只不过吊坠上的图形不一样，是一只怪异的龙，和棺盖上一样的龙。